# 潤州先賢錄



潤州先賢録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

贊

同安鄭霧

導民保終　善親鄉里
建議用刑　必援典禮
渾象之作　前此莫比
随事制宜　從容中理

又

仁和夏時正

蘇僕射博學敦行自其少時歷官州縣登侍從咸克盡心所事清望足以動人信杜祁公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也及觀刑不上大夫之論遂免張仲宣於黥以長養宋家仁厚之風豈非識達大體者歟他日因對神宗北虜山川人情向背之問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乎悦而不繹卒致挑隙強胡馴有宣和靖康之禍惟仁人之言有益於人家國用不用而興亡得喪係之恒是也迨公入秉鈞軸與吕大防劉摯同心輔政明揚善類布之庶位使元祐治理庶幾真仁之朝夫何天不祚宋公既不久于位二公亦相繼罷去竟以貶死獨公壽考哀

榮群奸莫得滐手盖公得其常而二公遇其變所以異也史臣稱公享高年考終命適以諫黜張仲宣一事証之且謂公多雅德君子之事而然以此繇之則二公之不幸豈真有所自致者耶余嘗以爲非確論也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歴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税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小某產何不言民驚懼皆不敢隱遂刻別風毳成賦一邑簡而易行主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揚紘於吏部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覧則脩不復

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田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

敎書云向因忿懟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嘆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

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頒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乃以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頒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産而可強賦予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頒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内郡縣又以關内諸将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年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閲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虚犯長垣戕官吏如頒慮頒又請以獲盗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

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
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
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
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大
時郡人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
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
淮南轉運使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
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
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
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財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
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
两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

損者大夫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
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後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
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
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屢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
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
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
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

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
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
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
用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覬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
元孚懟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
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
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
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
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
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
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

下諸衙校付獄中迫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召脩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喜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皷朴頌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亳頴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毋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寛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寛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决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寃實乃大理

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輙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而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脩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又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

晉成帝諮序列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晉衞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理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者以異爲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遠

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公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須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功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

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爲稽滯頌敕吏曰其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接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須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見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且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

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决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畢必再禀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

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魏國公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長短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與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皆相於毋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足為萬世矜式摯正

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
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
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額辨其情罪
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
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
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公遺文

謝御筵并賜詩表

玉座觀書既盡一經之藴寶跗揮翰徧頒四近之聯顏
白首之在廷睹倦毫之駐目捧承以往愧懼交深謝中伏
念臣誦數陋儒頽齡弱質越從憂患遭值　聖明掌治
天官獲綜銓衡之務侍言禁幄猥參講讀之員伏遇

○○○○克德克明舜聰好問率迪祖宗之訓憲章典
冊之文東學貴仁每詳延而進禮西清訪道逮中吳以
忘勞屬演義之終篇因示慈而錫燕群公卿士咸聽既
醉之懽一札細書游出非常之賜在臣末至亦荷殊私
切覩上意之褒稱抑重昔賢之高尚唯堅晚節益厲愚
衷聖世尊經雖謝卞眈之執讀異時休老敢希賀監之
榮歸始卒之懷殫竭于是

進詩曰

聖學天攸縱宸文日又新因搞鏤牙管分賜挈囊臣王
几終經暇瑤宮賜燕辰陋居忘旰食層藻出絲綸才賞
唐詞客人稱賀季真閒編掇風什洒翰落霜筠楷法前
無古書評格入神良慚孤陋甚獲對寵光頻得異登林

詡藏過韞匵珍護持同始卒戴荷等穹旻職幸聯簪筆
憂常念負薪惟勤黄卷業仰荅大君仁

相業

宋參知政事張文簡公

贊　　　　　　　　　　　　仁和夏時正

侃侃文簡直義填膺由上舍生五中首選遂以知名初入爲郎首論當世邪正溷淆以警用事啓釁

朔方曰蔡與童公復論上孰聽而從爵賞有防貧調有常可濫恩波況及天潢公亦有言宜監往昔

恐去之不疾矧踵其失奸檜欺君敢言者死惟哲知幾引年致仕堅卧不起胡檜誅不蚤幸公未老

進講經筵遠猷辰告用人致治興周有道願吾君是蹈國用老成尚有典刑置之左右秉鈞持衡時

有詔書大拯頹弊終言亹亹播昭德意緘嘿固位惟公之耻以私蔽公罔窺大中以言者爲譎

爲忠彼也憒憒吁嗟乎公

宋史列傳

張綱字彦政潤州金壇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涵敎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靡背本趍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脩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勲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方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将王

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遣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乗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文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脩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籍家告訐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識因後有告勿受宗室令應特轉大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令

崇寧以來官職不脩責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
柰何以令慮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
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
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後怨
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
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出何以示勸除給事
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
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
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
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又曰所請
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
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既

董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直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沒思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冉乞一妻恩回授屢得郊恩皆以官其叔父及群從姪毋喪貧貸民穀千斛既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常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文簡有華陽集四十五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録五卷瀛洲倡和集八卷行于世

公遺文

亂後入城

未復錢塘郡先收鐵甕城妖星隨月落殺氣逐參橫築鯨鯢觀重新鼓角聲大江應好在流恨幾時平

再賦

賊隨寬詔免恩浹大江浮人少餘新市城荒剩故丘瘞瘵誰共理宵旰獨深憂莫上西樓望黃雲滿眼愁

南洞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官銜須君寫作歸田老

野服脩然坐碧岩

潤州先賢錄相業卷第三終

潤州先賢錄　直諫卷第四

宋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靜智洪文憲公

贊

仁和夏時正

逸叟初仕徽廟當王黼蔡京用事勢焰炙手趍附者咸得顯要逸叟獨中立不阿視之漠然所謂強哉矯非歟既而薦登侍從論列時政有古直諫風其曰法行公人樂而氣和不易之言也與祖亦以言事侵在位者善能守其家學陳東疏誅六賊諫罷李綱言汪黄不可用逸叟劉乞用之信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耶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民兵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䟽力爭謂含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邀使赴援庾總命擬攝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戢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

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數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

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卒
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
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
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靜智先
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公遺文

知海州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擬伏見前太學生陳東
風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犖犖
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
往往附之頃遭年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

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東陳義甚
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令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
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
抗義率士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閈爲忘年交知
之最詳恭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
止

直諫

宋工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實齋王正肅公

贊

仁和夏時正

人懷忠懇仕則慕君君行闕失可視不言人孰不欲言中懷顧望臨欲有言色沮氣喪惟公敢言當世之特讜論疊見曰古遺直謂聖學在智仁勇謂君德必純乎剛斯言鑿鑿萬古之常公言有本由學而成脫去浮靡以游高明切磋琢磨淵源麗澤師友之資學問之益爲高有因必基之厚觀公之德觀公師友

宋史列傳

王遂字去非一字潁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司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旁求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爲歸貲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殘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安自標置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俛俾嵩之於不敗非爲國之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禦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討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暫兼權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夔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

温州改泉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諡正肅嘗與同里劉宰從黄直卿游其學蓋有所自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觀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曾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脫與楊簡爲時耆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競之心黄疇若優於治政袁韶力請李

全羞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閩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公遺文

重建金壇縣學記

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慶元初知縣李君介重建求記於朱文公求記於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久浸以圮壞養士之廩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幾於廢鄉校而在城闕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吳侍郎淵慨然念之益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余去故怠請鄉里所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虎文符應辰爲學職而五

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誅撤縣庠而新之徐君
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咸竭力以就事時吳
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潛以餉事領郡出錢
倍之由是衆役並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學之前
南出半爲務官廨治半屬富民居君舉而直之大治觀
光門外橋平補舊處西存袁侍郎甫所立登俊字南出
爲明德坊別求吳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西廡
視舊爲高繪畫從祀闕治四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
處學職庫宇庖湢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爲
明倫堂刻袁公所書額其上爲尊經閣吳公復題以揭之
後有脩敎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於學
者西序祠周程張朱之有敎於民者九月入役十有二

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曰向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願士之來學何爲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辭不敢而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於唐虞三代亦莫盛於孔孟之時唐虞三代身脩而道行孔孟身詘於一時而教行於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聞道之行者日以塞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脩始詔郡縣立學於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傳以上復乎唐虞三代大行之政教而南軒張子武夷朱子益闡周程張氏之秘以遠追乎孔孟之盛則士生是時其爲學也達而易通其於道也闡而易明宜非漢唐之所能及而乃拘牽於利欲之私習熟於見聞之陋

不惑於異端則移於文墨甚者汩於發策決科而為患
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其
鄉也既無以化民而成俗達而仕於朝也復無以尊君
而善治乃以學校為有司之事課試為士子之業豈乎
古人建學造士付之群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
幸周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尒
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
御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氏之學以達
乎孔孟磨礱薰炙之久沉浸穠郁之深又將日進於唐
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
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効豈非賢守令所為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

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

跋脩撰陳公奏藁後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左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矣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宜忠信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萎薾骫骳媕婀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閩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焉者也輙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

四月朔里生王遂敬書

潤州先賢録直諫卷第四終

潤州先賢錄　德望卷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

贊

東嘉章編

學古入官清修淡薄見知名臣歷居館閣抗疏論事謇謇諤諤雖忤執政實蘇民瘼乃論官制乃論用人兵在循舊刑在舒仁取人存本治水利因去邪損怨守郡惇親召入天官朋黨是論見疾宰臣復出守郡請老休官孝先惟慎平居恂恂確守忠信此其所以得先正公之贊美能駐足於萬陣者歟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琢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脩潔自重爲歐陽脩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

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
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
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脩
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祀北
郊如同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熈寧以來群
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
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
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
禁謁本防請托而吊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
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
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
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

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讙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復爲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獨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遷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爲之既以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諂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卻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此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决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從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爭之士大夫善其能槓怨德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塚出賜錢給鄰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酹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矣除知

大明府致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燕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万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公遺文

歸京口

倦宦歸來故國春北樓千尺絕飛塵江山雄偉增人氣城壁蕭條類此身眼底交遊隨物老樽前歌舞逐時新十年舊事無人問目送斜陽下廣津

閑居

行有籃輿坐有氊退身無處不安便族居自買百間屋
月賜官糜六萬錢細忖平生奚所得獨於諸福享之全
十年顯仕何裨補唯秉丹心鐵石然

江上晚晴

四郊雨歇春雲班日光迸漏臨蒼山大江汯汯鴻空外
海潮西來復東還無情物理尚不息人生誰得終身閑
和光一世當自釋何用憂愁天地間

新居有客爲致假石山作此却之

乞得琳宮就退閑誅茅結宇郡城灣閉門自有林巒秀
不用辛勤作假山

月夜江上

天無雲靄水無波天水相迷月露和半夜扁舟吟不寐一生清意此時多

登北固

晚登北固頂俛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山川迥縱橫千載競誰有六朝空戰爭豪氣不可問古墳人正耕

遊焦山

連山擁滄江峭絕視茲鮮由來一氣結殊不麗叢林深鳥聲悅境靜人自遠方吾抱幽介對此萬慮遣

雪霽過臤教授學舍

寒雲掩長空歲暮氣慘冽擁褐如君居寥寥在辟雍學堂鑠詩書諸子遨城關簷溜懸輕冰風篁落餘雪坐談爐燼微起視突烟絕道勝身厄窮聖賢有餘烈

刁景純東歸

晨携一樽酒送公汴河梁嘆息不能飲爲公歌慨慷平生胷懷篤風義往還弗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及身計後生不知共笑之蹭蹬文舘霜鬢垂彼談義利口流沫對面不啻山與溪因公東還輒悲咤敦厚士風須長者少年流輩輕老人去矣啻山舊林下

別舟徒黃令泗上作

汴流瀉渾黃淮水恬滉瀁方予西北舟值子打歸槳相逢問畏塗嘆息得所往鐵甕雄南州江山盤氣象平生遊從徒乖隔月纔兩人性憶所便喧寂不可強君還逢故人爲說別後想

過丹陽舊居

漂泊經旬故園繫舟欸柴扉破屋他人居昔隣今或非父老迎我飲祝我晝錦衣我謝父老言朴拙非所祈一官走塵土寔迫寒與饑去鄉未幾載頗覺儔侶稀人事已可嗟况當白首歸泚泚練塘水緑楊蔭漁磯有田儻可耕誓將父老依

德望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

賛　　東嘉章綸

少負奇節高世之志不苟合人不屑就仕始遷殿直及
尹聲治累官館閣直言政事論及西賊信驗公議奉使
籍兵銀魚是賜事若不爲慮精設施害飲自豪大德不
悖遇人盡歡鮮當其意發爲文章勁健之氣此其爲人
魁傑蓋世雖同人生不與物斃名若日星亘古不墜此
其所以得文忠公之稱譽乃臨風而隕涕者歟

安成吳節

奇自堅發秘從幽索匪離而呈匪纖而纖歐規范型蘇
清梅潔公居其中婉以成德一聯何工萬言向直於時
不偶遂混麴蘖軒軒令儀落落大節陟司芙蓉飛驟
表烈如古至人神存不滅

## 事實始末

公諱延年字曼卿姓石氏寓居丹陽家貧三喪在淺土未葬友人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搬麥五百斛次丹陽見曼卿言有三喪未舉堯夫悉以麥舟與之單騎而歸文正公問丹陽見故舊乎對曰石曼卿告以三喪未舉文正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曼卿慷慨有大節工詩詞有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范評之曰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泉石徂徠作三豪詩謂歐公豪於文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其卒也范文正公致祭歐陽脩既爲詩以哭之復表其墓二子濟滋皆占籍丹陽今邑之花園石氏其子孫也

## 墓表

宋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材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

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静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又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閭邊將

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儒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瀞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與共天下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汙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弔曼卿文

前人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於地下者吾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産靈芝之九莖

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横風吹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故如此更千秋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於曠野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凉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 弔曼卿詩　宋梅聖俞

前時京師來對馬嘗相揖埃塵正滿衢笑語曾未及錐然恨莫親往往闇風什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獨戢秋露中豈顧衣裘濕酒盃輕宇宙天馬難羈縶今朝我還都但見交朋泣借問泣者誰曼卿寃已蟄堂堂豪傑姿遂爾一棺戢

德望

宋資政殿學士贈吏部尚書邵安簡公

贊

安成吳鄧

自昔英豪　學存經濟　用之決科

乃道之細　卓哉邵公　夙負奇氣

屢陳兵畧　抵排群議　赫赫英朝

報以國士　煌煌神祖　一如卿計

樞府非淹　三州匪寄　一麾不旋

奄存美謚　萬古丹陽　高風鮮繼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以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

干篇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爲守一以事諉
之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允
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
不可乎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允累疏罷之進集
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允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
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
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令有縱火者一不
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允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爲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
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欲俟其及國門而
諭使之還允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爲潁

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至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貢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願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充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取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充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群臣莫得進見臣無由而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譖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多他徙必遷職秩充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充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奎

竟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
至前者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决是非於須臾正
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
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鬬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
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
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
不無掊率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
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宜悉如卿計
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
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
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

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諡曰安簡著興亡論十卷

潤州先賢錄德望卷之第五終


潤州先賢録　文學卷第六
漢諫議大夫大鴻臚包公

## 贊

吉水廖莊

業受細君　行感赤眉
禮謹來學　官兼儲師
無惑不解　有賜必施
允矣君子　終始何玭

漢書列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即今丹陽）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右師姓也）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

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學

吳侍中高陵侯常公

贊

同安鄭霽

彼美君子　先儒領袖

愽奕論誠　箴前矩後

忠直逆鱗　雖死無咎

定吳之志　充塞宇宙

## 吳志列傳

公諱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好學能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宮僚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畧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臣庶乎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而好博奕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陳則非孫吳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刼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何益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時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會稽王即位諸葛恪表爲太史令撰吳書景帝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景帝喜讀書命依劉向故事撰定衆書又欲延昭及博士盛冲講論時左將軍張布貴寵用事以昭冲切直固諫止之帝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奸慝故不欲令入耳布惶恐陳謝且言妨政事帝曰王務學業不相妨也然恐布疑懼卒廢其業烏程侯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言此家人筐篋中物

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亭傳不
當爲紀皓不悦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疾求去侍史
二官不聽皓飲群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昭飲
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常爲裁減或以茶代後更見偪強
又酒後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誤
輙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毁傷內長尤恨非佳
事也故但難問經義而已皓以爲意不忠藎積前後嫌
忿收付獄昭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無比曾無芒氂上
報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懐
囚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虚無亦復錯謬因
尋按傳記考合異同以作洞紀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
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

作釋名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一事又有乖誤自忘至賤作官職訓及撰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故先死列狀乞於外料取呈内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怪其書垢更被詰責昭對因譔此書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而華覈連上疏救昭曰昭值千載得以儒業與史官承荅天問不能敷宣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昭罪當死然昭自少勤學不倦探綜墳籍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暗者伏見符瑞累見彰一統之期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又吳書當垂千載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乞赦其一等之罪使成書傳之百

世皓不許遂誅昭從其家零陵

## 題跋

右常昭傳漫塘叟劉宰爲延陵常晰書按吳志昭作曜蓋史臣追改以避晉諱志中文繁今頗參司馬公通鑑有所刪定延陵故多常姓晰見謂昭裔譜其族甚詳北距延陵七里有墓相傳以爲昭所葬近歲有欲夷之者晰父子兄弟爭之力卒見直于有司今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有一再傳即不省先墓所在者晰乃能追存昭墓於百世之下可嘉也已然族譜獨不著昭行事變懼未讀史者知愛其墓而不知敬其人也故爲之書時皇宋嘉定己卯立夏日朝請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張鎬題額晰與兄旦立石

又

昔伍子胥諫吳王賜劍死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抉吾眼掛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冠之入滅吳也自古忠臣義士之存亡其關繫人國家蓋如此吾觀孫皓初立爲吳主發優詔恤士民振貧乏出宮女當時翕然以明主稱之未幾麤暴驕盈首殺丞相濮陽興王蕃萬彧留平樓玄之徒皆相繼就戮剥人之面鑿人之目無所不爲正士摧方肅夫苟媚氣象大非前比常侍昭之在當時宜若可以見幾而作矣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爲侍中爲國史皓之所以待遇侯者尤得寵異常意可藉是以行其所學焉耳忠者禍之招才者忌之府皓喜人言符讖侯則折其祥瑞之問皓追謚父和曰文皇

韋侯則不肯爲其作紀是以積怒而致誅嗚呼斬君子之脉鎖直言之氣而國亦隨之矣面縛輿櫬屈膝降晉是雖晉武貰而爵之然皓之生萬不如侯之死故雖死矣至今凛凛猶有生氣墓在延陵季子之側千有餘歲子子孫孫家傳世守又不止於楚梓可以爲器而已皓之土壠安在哉皓之子孫安在哉吁視世之負國委屈以苟其生者大不侔矣司空圖曰天復儒讐儒祀而家秦坑儒邪儒坑秦邪吾於侯也亦云景定四禩夏五月奉議郎差知平江府吳江縣事周衮時書于垂虹之清閣堂以附于侯傳之後

又

程邈繫秦獄上隸字而獲免韋弘嗣爲吳國著史而

竟誅始皇固帝王之罪人猶能以字畫免斃於死弘嗣
以博學見殺是皓又始皇之罪人也皓骨灰矣弘嗣之
墓其齋克保於千載之下官不敢夷牧不敢樵死者有
知自以為何如也皇宋咸淳三年歲在丁卯金陵吳琳
題于文清劉公漫塘先生所書寄侍中高陵侯傳後

又

有吳侍中高陵常侯以直諫盡節著稱三國志千載如
生墓隧在潤州延陵子孫世守之孜之矣逮孫晰所次
家譜漫塘先生所書吳志侯傳又證諸京口圖經郡庠
祠設益信侯為是邦名賢無疑也今夫學士大夫自顓
蒙肄習則知侯為儒宗領袖矣走何庸贊獨念侯之婿
節倘能奴隸咸知歸敬若迺崇尚扶植使其弱子單孫

被風雨如山之安于以保護松櫝俾勿壊是獨非賢守
令之責哉昔賢遠矣求如吳𡙁與子孫俱亡恙者蓋寡
詎容忽諸開慶改元中秋日泰鄣龔浜敬觀漫塘真蹟
并以歸之㫺盍自策勉益大其宗以壽聖時蒐訪東求
之盛可也


文學
唐封常山縣公燕昭文舘學士馬文公

贊

吉水廖莊

晝樵夜讀　登第中科

彼邪諂正　我法不阿

中外咸宜　裨益良多

脩書雖殞　謚文不磨

唐書列傳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桂部既還辛苦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豪俠恒哂之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拜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譖謫嶺表太僕崔貞慎餞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故人爲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閤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職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故數緩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允遷考功覈取實

才權實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脩文館
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燕昭文館
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愼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
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扣閤肩輿以進或行幕
還殿乘馬禁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
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
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
詳編纂遺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
郎拜懷素秘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
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
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令
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

賀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户參軍袁暉海州録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監盧俌崔沔爲脩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書未成會懷素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檄轝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後詔秘書官並就脩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給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脩撰秘書官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等總緝八年四録成上之

大學

唐郢州刺史許先生

贊

同安鄭霧

心上經綸　古今奇絶

睦郢二州　一試而輟

蹇蹇貞厲　怡怡愉悦

丘壑雲林　江風山月

## 事實始末

先生名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令後拜監察御史歴睦郢二州刺史以詩名杜牧之嘗寄詩曰終須接鷟鷺霄漢共高飛盖以遠大期之也匪特能詩而巳嘗居丹徒有别墅在丁卯橋會稽陸游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作午橋有丁卯詩集二卷行於世

## 詩集序

金華王瑭

晩唐詩人彬彬輩出名家當時傳誦來裔可謂甚盛北年以來學者惟多宗許郢州其故何耶豈非絶類離倫可以則而象之也嘗觀杜牧之寄許詩曰薊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

愁當落驛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玩味是詩可以知郢州見推行輩相期以遠非止於能詩也審矣何怪後學俛焉孶孶必欲追其雋軌哉惟昔郢州自紀其篇目多至五百而今之書肆見於板行者纔踰一半同志之士每恨莫窺其集之全也信安祝得甫好學不倦尤篤志於詩一日從容訪舊偶得郢州類藁若干卷復旁搜遠紹幾足五百之數吁其勤摯矣亟命鋟梓將以廣其傳謂瑭曰牧之之作所以期待郢州者實而不華倘大書深刻以信後世彷彿一序矣子其贊一辭以載成編之歲月而不假乎其他也瑭謂郢州句律之精微學詩者當自得之若夫青黃犧尊或得以戕木之性抑瑭非其人也曷敢妄加藻繪以來蹶易之譏邪得甫曰然遂

書以識昔大德丁未仲春朔書

先生遺文

登洛陽故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金陵懷古

王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麥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
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驪山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迥
雲卷珠簾劍珮高鳳駕北歸春寂寂龍旟西幸水滔滔
娥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墻見野蒿

凌歊臺送韋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沉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蠶成繭桑柘盡
谿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
故山遙遠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咸陽城東樓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
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送蕭處士歸緱山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賓館有魚爲客久
鄉書無鴈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簫廟湘水行逢鼓瑟祠
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

京口寄友人

吳門烟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
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頭

晚自朝臺至韋隱居郊園

秋來鳧鴈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暗

柴門流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凉
西去磻谿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四皓廟

桂花松暖廟門開獨瀉椒漿奠一杯秦法欲興鴻已去
漢儲將廢鳳還來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
山下驛程南竄路不知冠盖幾人回

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

楚水西來天際流感時傷別思悠悠一罇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迴碧樹秋日落遠波驚宿鴈風吹輕浪起眠鷗
嵩陽親友誰相念潘岳閑居欲白頭

卧病

寒窻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彫秦甸柳

白雲應長越山微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
唯有寄書書未得卧聞燕鴈向南飛

竹林寺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
蟬鳴蕭寺喜同遊前山日落松杉晚深夜風清枕簟秋
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遊練湖南亭今復登賞愴然

有感

西風溯溯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鵬鳥賦成人已歿
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
日暮長堤更回首一聲隣笛舊山川

題崔處士山莊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荊樹有花兄弟樂
橘林無實子孫忙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
向夜欲歸心萬里故園松月更蒼蒼


文學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

贊

吉水夏積

吾嘗裒考行於先生葢已有得於篇卷之舊能勇棄舉業於當時反諸經術而力究皎如寒氷在歐門而見推嚴於臘雪化導呂器而有就此其上有所傳而又下有所授今觀遺像之儼然孰起敬之敢後

事實始末

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文忠公勉以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先生客文忠公所正獻公見而招延之使教諸子時呂滎公希哲方十餘歲先生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其化導之篤如此故滎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宋嘉祐中舉行義赴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爲國子監直講歷知無錫州東坡蘇公嘗有與求惠山泉詩云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故人憐我病蒻籠寄新馥

送焦千之秀才詩

歐陽文忠公

焦生獨立志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漆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踴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粲粲獲双璞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蓰吾嘗愛生材抽擢方欝蓊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况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趣簡要言説出雜冗新文時我寄厥可竭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詩　前人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氷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古木陰層層

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倖優食飽力不用
官閑日永聽莫與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卧慣蚊蠅
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
巖花野鳥爲交朋崎嶇澗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
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
蒼顔非舊白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并
行揩眼眵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腳力徤
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何稱
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文學

宋贈敷文閣學士洪先生

贊

同安鄭霧

好古博學　才華盖世　微君智囊
物輙霑利　行或沮焉　立言著書
有功道學　君子之儒

吉水夏積

自從幼學之時解悟中庸之理以是
見於壯行固宜其能憂國而如家愛
民而如子若夫著述之多文没世而
猶存者是特先生之餘事而已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

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懇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客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通義二十卷古易考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註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杜詩辨證年譜各一卷黄庭内外經註二卷閥里系一卷行于世

## 論揚雄反離騷

揚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已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

有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

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潤州先賢錄文學卷六終

# 潤州先賢錄後序

潤州今之鎮江也爲南畿之名郡屬邑有三曰丹徒曰丹陽曰金壇山川之美蜿蜒磅礴清淑秀麗豈不爲地靈乎然地靈則人傑故自春秋漢唐宋以來賢哲之士顯昂迭迭於其間或高

跋

潤州先賢錄六卷明天順中知鎮江府事姚堂輯四庫提要史部傳記類存目三載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丹徒縣志藝文均未載惟天一閣見存書目載一明本今亦不知存否堂字彥容又字叔升浙江慈谿人幼穎異十三能屬文二十二舉正統四年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歷陞郎中部中出納藏奸隱穢故為士論所鄙堂砥礪名節曹署為之增重出知廣信府疑獄累年莫白者堂至立辨出之它政無不修舉巡按韓雍表其治行為江西第一內艱去官服闋吏部尚書姚夔知其賢上疏即家起知蘇州府蘇多羨餘歲以億萬計堂悉貯公帑以備賑恤及修孔子廟先賢

祠貴豪勢人道蘇者往時多厚索堂下令驛廩之外不得加毫末羣情大悅會以事忤巡撫劉孜乃移堂知鎮江而以鎮江知府林鶚互易之牒至即日行什器帷帳一無所携夙釀酒一缸以爲蘇物戒守舍者留候林爲用蘇民遮道泣留不可得相與謠曰雙木作篙不如一搖士林頌之以詩有袖歸白璧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之句堂治鎮一如治蘇政通惠洽流民復業者九千餘戶丹徒令賴正時宰王某甥也怙勢縱恣堂一裁以法賴始自戢堂亦坐是久不調刑部尚書陸瑜疏堂薦鹽之守乃移廣東參政以入賀過家卒堂三典名郡皆著善政而尤所注意者恤孤寡舉遺逸興學造士褒表名賢以禮化俗故所至民懷其德立祠祀之吳文定公

寬嘗稱為古之廉吏方伯張辟入覲道杭抵慈谿哭之令有司建清白坊表焉雍正寧波府志卷二十一人物慈谿縣志卷九清操乾隆鎮江府志卷三十四名宦同治蘇州府志卷七十名宦均有專傳此本舊藏揚州吳氏測海樓售歸山館紙墨精湛畫像完好惟鎮江府志卷四十七藝文載廖恭敏序一篇是本無之爰為補錄以付景印天順距今垂五百年四庫但存其目鄉人未睹厥書人往風微時殊俗易祠廟不復崇賢官守罔知敬教即錄中所舉先哲聲光風尚磊磊軒天地亘萬禩而不朽者新學小生殆俱不能舉其名字事狀而徒膏唇鼓吻欲復民族之精神甚則狂譫醉㾾斥昔之人無聞知惟恐其誕謾貪戾之私謂足以亡國於斯世吾讀

是錄述往思來蓋不知涕之何從也癸酉夏五柳詒徵